

文二十首

求雨祭文

求雨祭漢景帝文

祭桓侯文

北嶽廟賽雨祭文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又祭城隍神文

祈晴祭城隍神文

又祭城隍廟文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漢高祖廟賽雨文

祈雨祭張龍公文

祭薛尚書文

祭謝希深文

祭大理寺丞薛質夫文

祭叔父文

歐憲公集卷九十一

祭太常博士知懷州尹子漸文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鄭宣徽文

皇考焚黃祭文

求雨祭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數千家然則水旱重事也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



凶而爲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

歐陽文忠公集卷九十一

二

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陬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旣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享

祭桓侯文

謹以醴肴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爲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

稔則租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享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

歐文卷之三

三

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嶽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修之職旣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况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旣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享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已成而地龍於吏民何怒何矣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靜以養智冬雪春雨

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否當且待

又祭城隍神文

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旣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賊隍所以戒徃禦防

又歐憲文集卷五

四

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功今與役有期而大雪不止沮民害事各必有歸惟爾不能事神治民當有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城隍廟文

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慢則惧神罰妨民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注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靈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爾孰難而孰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爲也况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脩輒以此爲黷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災於脩而賜民以福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人災

則厚自貶責務脩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于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太惠如何可報吏之太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承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慈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

歐忠齋集卷九上

六

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

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
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
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言生
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敏於材剛
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則難期惟
其行已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逐囚拘生不及門葬
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明日祗役于滑謹用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性

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
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之分
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在江
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強其後二年再遷
漢土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
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
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邑
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拜
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
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

不識者爲之相吊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旣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此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享

祭大理寺丞薛質夫文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耀莖華雖敷不蒨而枯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辜孔智通天曰命矣夫在聖猶疑况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慕無孺孤莫觴爲訣已矣嗚呼尚享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繼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恩報於義何闕惟其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太常博士知懷州尹子漸文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
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
較惟何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
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
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
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
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予不能來我
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
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
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走慟嗟
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同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
而永送尚享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
友師魯十二兄之靈口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
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
山之崖野水之濱穉孫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
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悲子之多未
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

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斤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
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
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
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
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
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
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曾自古有死皆歸無
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
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
庶可無於墜矢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循此
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十一

十一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
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
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湏臾霧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
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
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
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

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
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
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
子觴尚享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
脩曩在場屋公爲先進旣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
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
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神明舊之私永訣之情一
觴而已尚享

歐忠公集卷之十一

十一

皇考焚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
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
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
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
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
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冲允尚書正
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庶羞
是寢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享

祭文二十三首

祭程相公文

祭資政范公文

祭杜祁公文

祭吳尚書文

祭梅聖俞文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皇考太師祭文

皇妣太夫人祭文

祭宋侍中文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祭石曼卿文

祭胡太傅文

歐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二

祭劉給事文

祭丁學士文

祭吳大資文

祭蔡端明文

青州求晴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祭五龍祈雨文

祈晴文

祭東嶽文

祭金城夫人文

祭王深甫文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

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
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祗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
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
廟堂有言諤諤曰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
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在門昔者
樽酒歌歡笑譚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
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
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歐文忠公集卷之三

二

乎學古居今持方入負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
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
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共何可聽先事而
斥群議衆排有事而思讐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
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
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棟榱傾巢破
殼披折傍枝害一損有人誰不罹誰爲讜論是不仁
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
稱好死惡生殆非

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
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
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
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
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
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
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志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
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馱已壽
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
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徃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衛
辭寫恨有涕漣瀝尚享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
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晋守
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
老也閱世久也見命作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

多也士少勤其身以于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有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此搢紳大失所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豈惟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祭梅聖俞文

歐忠公集卷九二

四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歐陽脩謹率其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舉舍吟戩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

窮厄日有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
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
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
難知况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
之餘惟子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游皆莫
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
與淚獨出余臆尚享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

一暨忠公集卷五

五

人之誥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
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
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
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
光閎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
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
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祇畏竭其思慮勉其
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
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任繫身于朝不得瞻
望松楸親執籩豆謹遣凡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太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之

皇忠齋集卷五

六一

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尚享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倉月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

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鳥
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
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
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
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尚享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
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
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旣文且賢周達善問惟此
不朽有司之信輒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為訣脩等
之誠尚享

歐文憲集卷之三

七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
臣歐陽脩伏觀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
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
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
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
物感靈在天今者因山為陵十萬世而叶吉同軌畢
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
髮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

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獾之薦冀伸犬馬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

歐忠公集卷五

八

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竟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柰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凄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麕麝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
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
惟公松栢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然
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
予文之鄙悞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
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享

祭劉給事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

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煉以爲鑑
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
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
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
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
識造乎幽微乃百煉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
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
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
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

義而又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
享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
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
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
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暑蠅矢點彼
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慙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
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
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
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
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
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吊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
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
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
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享

祭吳大資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

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
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廬
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醕
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衣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尚享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致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
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
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歐忠齋文集卷九十一

十一

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
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
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
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
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
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
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
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
已卧病於苦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
前遂以奄然而隕日一孤藐然以爲二喪之主嗚呼

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况於
親戚朋友乎况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
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
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
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享

青州求晴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
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
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
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

歐文忠公集卷五二

十一

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
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
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旣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
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
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
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
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
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獲得以時而民足食
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

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故敢以爲請尚享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毋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糴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稿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禪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歐忠齋集卷之三

十一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寃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

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巾車而即路屬暑兩
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
清颺而散陰暴秋陽以潤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
茅之居苟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哀尚
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
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

歐東全集卷五

十四

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
爲之耻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
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
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
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
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
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况如子者豈止
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二

歐陽文忠公全集

五

書八首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答李詡第一書

答李詡第二書

與荆南樂秀才書

答吳克秀才書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與曾鞏論氏族書

答宋咸書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脩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
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三

一

黃鶴
熊純如

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
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
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
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
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
名哉况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
之辱至於執裁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脩輩
尤爲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脩無所能徒以
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
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

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脩而堪者矣
由此始敢以親爲辭况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
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
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
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
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
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
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竒恠豪
雋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

宜少思焉若脩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
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答李諤第一書

脩白人至辱書及性詮三篇曰以質其果是夫自信
篤者無所待於人有質於人者自疑者也今吾子自
謂夫子與孟荀楊韓復生不能奪吾言其可謂自信
不疑者矣而返以質於脩使脩有過於夫子者乃可
爲吾子辯况脩未及孟荀楊韓之一二也脩非知道
者好學而未至者也世無師久矣尚賴朋友切磋之
益苟不自滿而中止庶幾終身而有成固嘗樂與學

者論議往來非敢以益於人蓋求益於人者也况如吾子之文章論議豈易得哉固樂爲吾子辯也苟尚有所疑敢不盡其所學以告旣吾子之自信如是雖夫子不能奪使脩何所說焉人還索書未知所答慚惕慚惕脩再拜

答李詡第二書

脩白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

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脩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定於性而言也論語所及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則問忠問仁義問

禮樂問脩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

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爲君子者脩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脩人不可以不治不

伯其身雖君子而爲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
能脩其身雖小人而爲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
也治道備人斯爲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
道失人斯爲惡矣書曰股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
故爲君子者以脩身治人爲急而不窮性以爲言夫
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
畧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
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
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
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

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
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
禮樂爲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
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
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
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矣
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爲推其
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
則說說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脩頭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贊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為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為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有司學為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

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為者由此也僕少孤貧倉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始隨世俗作所謂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為浮薄惟恐不悅于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為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為庶幾有立然言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為彼則獲譽為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巧然其為功亦不易也僕天姿不好而彊為之故此時人之為者尤不工然已足

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勅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看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旣不足學其後所爲慎不可學是以徘徊不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旣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答吳克秀才書

歐文忠公集卷五

七

脩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俛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

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
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
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
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
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於
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
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
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
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
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
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
天地入于淵泉無不知也足下之文浩乎需然可謂
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
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
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
焉幸甚幸甚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留
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
臺中因舉他更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早介一賤士

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
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真好義之士也
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
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踈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
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
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
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
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夫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
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
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

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
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
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
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
復以進又不行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
擲殿階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
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
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
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
舉之也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

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曾鞏論氏族書

脩白貶所僻遠不與人通辱遣專人惠書甚勤豈勝媿也示及見託撰次碑文事脩於人事多故不近文字久矣大懼不能稱述世德之萬一以滿足下之意然近世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

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如足下所示云曾元之
曾孫樂爲漢都鄉侯至四世孫據遭王莽亂始去都
鄉而家豫章考於史記皆不合蓋曾元去漢近二百
年自元至樂似非曾孫然亦當仕漢初則據遭莽世
失侯而徙蓋又二百年疑亦非四世以諸侯年表推
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亦無
自高祖之世至平帝時侯纔四傳者宣帝時分宗室
趙頃王之子景封爲都鄉侯則據之去國亦不在莽
世而都鄉已先別封宗室矣又樂據姓名皆不見於
年表蓋世次久遠而難詳如此若曾氏出於鄒者蓋
其支庶自別有爲曾氏者爾非鄒子之後皆姓曾也
蓋今所謂鄒氏者是也楊允恭據國史所書嘗以西
京作坊使爲江浙發運制置茶鹽使乃至道之間耳
今云洛苑使者雖且從所述皆宜更加考正山州無
文字尋究不能周悉幸察

答宋咸書

脩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
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
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真也儒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
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莖子

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者乎後顧無窮之來者
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真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
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其所
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
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
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
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
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
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舉則其所得亦已多矣脩學不
敏明而又無疆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
六經之萬一得此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屬
奉使出疆忽忽行盡所懷惟以時自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三

十一

黃瑞寫
施八列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四

書八首

上范司諫書

與郭秀才書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第二書

答西京王相公書

投時相書

上范司諫書

月口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
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

歐忠文集卷四

王彥孫

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事官者天下之得失一
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公卿百執事外至一郡
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
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
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
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
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
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
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
可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

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

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

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
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
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
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
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
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
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
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
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
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
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
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
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
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
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
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
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
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

達乃取羔鴈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
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
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殺幣
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
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
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王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
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
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琬瑤之美以送客雖無此
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歐忠齋集卷之四

四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
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水五色潤澤炳鬱若贄
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
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棐秀才第一書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
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
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
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
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

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
干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闥謁者以通姓名趨走拜伏
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
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
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
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
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
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資金而求寶者亦
之焉聞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
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

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
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
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
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
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
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贖古今雜
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
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

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荆棘整凡今之紛駁駭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

離非道也春秋之為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漸自堯典而弗道其前

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及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闕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久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鷄豚以

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探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泯於古初以無形為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為而務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

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旣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

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之

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審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况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

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其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作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大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詎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

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椀革爲翰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

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彳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及衣而坐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

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斤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文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恃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踈淺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願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

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著龜之神而再三黷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答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

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
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
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
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
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
之小而不爲湏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
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
止旣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
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
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
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
自僭者此狂士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
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旣
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
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
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
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

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閱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畝而其所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惶惶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

卻克之跛丘明之盲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恫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

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
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
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四

歐忠公集卷九十四

十五

蘇轍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五

書十一首

與范希文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與高司諫書

與尹師魯第一書五首

回丁判官書

與范希文書

脩頰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

歐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五

一

黃瑞寫

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
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
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
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
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
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
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
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為天下士
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下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

須託營辦因通區區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
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
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
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
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
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
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
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

歐忠齋集卷之五

一

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
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
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
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
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
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
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
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
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
故其間鉅人碩士閎言高尚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

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旣歿也或待其後之紀

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臯夔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申甫之徒下而至

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旣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壞傑竒怪若神人然非而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忘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况得身出於

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圜執鞭朴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徃徃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

以愚賤見瞞而莫可弭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獨念昔
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
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
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
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
不爲無恩矣某不肖莫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
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
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
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
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
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
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
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
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極致則宜
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

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歐忠齋集卷九五

六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

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

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必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

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
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
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
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豈可欺當時之人而
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
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已
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
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靜擢用足下幸生此時
遇納諫之聖王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
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

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
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
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
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爾
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
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
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
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
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
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

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悞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

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徃徃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率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

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
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惧責人大深以取直爾今而思
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
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
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
有人以罪出不則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
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
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
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
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

歐忠公集卷九

十

百

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
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徃時事久矣徃時玷斧
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
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
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
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
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
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
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
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

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
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
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
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
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
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嘗察脩此語則
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
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曾相別自言
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
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
夷陵有一路秘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
矣千萬保重不宣脩頓首

同前

歐忠公集卷五十五

十一

某頓首自荆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
日到縣脩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
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耳脆足以盡
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為况
如何到此便敬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伊入京師
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
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

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
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
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湏自營開王
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
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
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
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
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
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
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申願師魯亦刪之則

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
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
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
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
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
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
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
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
寒保重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
蓋筆墨貴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况其
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
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
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
所樂遊其况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
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
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通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曆四年

歐忠文集卷九五

三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
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巾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
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
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
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
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柰何前後相失如此
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
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
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曾中但向聞師魯有失
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備嘗失

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苦初失時脩素
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况師魯素
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
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
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
者其類甚多安能尚其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
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
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
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歐忠文集卷全

十四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
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
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
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
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
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
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
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
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
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

惟於故人書問尚有追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徃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子漸為人不得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為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為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曰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田丁判官書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邑而告以訓曰徃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美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

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主之心焉夫人有厚已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已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

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疾梨動不逢偶吉而輒竒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

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温和
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
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
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
爲以無董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
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閱已然非有深仁厚義
君子之閱矣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
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五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五

